

非遗视角下汨罗龙舟的传承矛盾与突破

韩叙 杨辉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大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相关体系逐步区域完善, 但是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下脱离原本的生存空间, 形成了巨大的传承危机。其中, 屈子文化的承载者汨罗龙舟,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极具代表性, 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重要内容, 面临着重要的传承问题。对汨罗龙舟的传承矛盾与突破路径的研究, 对其本身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故而, 本文首先进行汨罗传统龙舟竞渡的渊源探析, 而后从非遗视角出发探讨汨罗龙舟的传承矛盾与突破之路, 以期对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非遗视角; 汨罗龙舟; 传承; 矛盾; 突破

一、汨罗传统龙舟竞渡的渊源探析

汨罗龙舟竞渡源远流长, 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严格制作过程, 独特而古朴的龙头凤尾造型, 神圣、虔诚的祭屈朝庙仪式, 以及地方特色浓郁的计胜方法、竞渡方式、观赛习俗, 向人们展示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一群众基础深厚的传统文化形式历史渊源悠久, 不仅活跃于大众的现实生活, 而且被记载于多部古籍当中。比如, 南朝梁吴均(469—520年)编写的《续齐谐记》中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 楚人哀之, 每至此日, 辄以竹筒贮米, 投水祭之。”南北朝梁朝宗懔(约501—565年)编写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是日竞渡”, 并注释“按五月五日竞渡, 俗为屈原投汨罗日, 伤其死所, 故命舟楫以拯之。”之后唐贞观年间(627—649年)修订的《隋书·地理志》记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 土人追至洞庭不见, 湖大船小, 莫得济者, 乃歌曰, 何由得渡湖? 因而鼓棹争归, 竞会亭上, 习以相传, 为竞渡之戏。”从相关文献记载可以推测出, 汨罗传统龙舟竞渡为纪念屈原而开展, 其中汨罗江传统的龙舟竞渡活动形成于初唐, 汨罗端午竞渡习俗形成于南北朝初年。在之后的发展中, 汨罗传统龙舟竞渡活动内容逐渐丰富、演变, 形成了当下人们所看到的民俗文化活动形式, 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非遗视角下汨罗龙舟传承困境

(一) 文化认同感降低, 文化自信根基缺失

文化认同属于精神产物, 形成于群体长期共同生活的过程之中, 体现了群体对事物的共同认可, 是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 是凝聚群体力量的精神纽带。近年来全球化发展加速, 逐渐进行了多元文化格局, 外来文化与人们原有文化之间相互碰撞, 对人们的原有文化认同感产生了一定冲击。这种情况下, 非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遭遇了传承危机, 汨罗龙舟也不例外。比如, 受到西方审美、文化体系、评价方式的影响, 部分人开始忽略本土文化原始色彩及其承载的民族精神, 导致“抢红”“偷木”等部分龙舟习俗被摒弃, 开幕式成为龙舟比赛的重点环节。这种轻内容、重形式的倾向之下, 汨罗龙舟中富于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娱乐环节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境遇。龙舟文化形成于当地发展过程, 具有特定的文化符号, 是情感联系的纽带, 集体记忆的外化显现, 以及表达对英雄、神灵尊敬、敬畏之心的媒介。故而, 当龙舟文化活动形式与内容随着社会环境更迭逐渐失去原始色彩, 承载的文化元素逐渐被现代文明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所替代时, 汨罗龙舟传承所需的原始生态文化环境将会遭到破坏, 人们对龙舟文化的认同感也随之降低。龙舟文化逐渐降低, 导致人们对相关文化活动的归属感、自豪感下降, 其文化自信根基自然

会产生缺失。连锁反应之下, 汨罗龙舟受众范围缩小, 逐渐陷入生存、传承困境。

(二) 传承主体范围缩小, 传承渠道窄化

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不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传承人的存在上。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充当着非遗物质载体与技术的特殊媒体, 对相关传承工作的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 传承主体范围缩小, 导致传承渠道窄化, 龙舟文化活动传承发展一度陷入困境, 比如长辈限制、经济发展影响导致年轻一代传承者逐步减少。随着经济腾飞, 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渐加快, 生活方式逐渐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下, 大多数年轻人选择离开家乡到城市生活, 谋求更大的发展, 缺少学习龙舟制作的特色技术、工艺的契机和平台。而且, 现代体育浪潮不断冲刷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使很多年轻人对于传统运动态度产生变化, 逐渐失去了龙舟竞渡兴趣。这种情况下, 汨罗龙舟非遗传承群众基础逐渐薄弱, 面临着传承人高龄、辞世, 龙舟制作、竞赛活动难以为继的局面。而且, 龙舟作为一项水上运动, 危险性较高, 父母出于安全考虑也不希望孩子参与龙舟运动。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 古老龙舟祭祀仪式、传统龙舟制造工艺的传承人逐渐减少, 部分文化形式甚至陷入失传境地。

(三) 民俗元素减少, 民众参与感降低

随着人们观念发生变化, 龙舟运动的祭祀性、仪式性特征减弱, 逐渐倾向于竞技、娱乐, 失去了原有的民间色彩。当前, 民间龙舟赛事已经很少出现, 相关活动基本已被官方政府限制在特定节日。通过这种方式, 一定程度上保全了龙舟竞渡的优势, 提升了龙舟赛效益, 扩大了龙舟文化影响力, 同时也将汨罗相关民俗元素排除到节日舞台之外。比如, 在传统龙舟竞渡活动中龙舟代表性极强, 一些家族、村落会自发建立各自的龙舟亭, 制作属于自己的祭祀的礼器——龙舟。在传统的龙舟文化中, 每条龙舟代表着不同村落、家族, 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随着龙舟活动的现代化发展, 民俗元素减少, 甚至逐渐消失, 龙舟成为竞赛工具, 失去原有的象征意义与身份属性。此外, 在比赛形式上, 现代龙舟赛相比于传统龙舟赛也有较大区别。比如, 传统龙舟赛注重龙舟的装饰美感, 强调桅子所划弧度一致、动作整齐, 但现代龙舟赛更为重视“速度”, 悄然变成一种只追求速度的体育游戏。龙舟活动受到西方体育文化全面修剪之后, 民俗元素减少, 难以引起群众的感情投入, 激发群众的情感共鸣, 导致民众参与感降低, 逐步失去参与兴趣。一定意义上来说, 龙舟竞渡从民俗运动纯粹体育竞赛的演变过程, 也是龙舟竞渡逐渐失去民俗元素与民众基

础的过程。基于非遗视角推进汨罗龙舟传承的过程中，要警惕民俗元素被“速度”所取代，避免基层民众参与感降低的问题。

三、非遗视角下汨罗龙舟传承突破之路

（一）推进系统性保护，强化文化认同

通常来说，非遗系统性保护注重完整性，是通过发挥各方合力，保存生存环境和事物保存完好。在基于非遗视角推进汨罗龙舟传承过程中，要结合实际开展系统性保护工作。系统性保护对传承汨罗龙舟文化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学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各方参与可以在尊重汨罗龙舟文化、地方历史文化的前提下，让人们看到它最初的样子，了解汨罗传统龙舟竞渡所包含的民俗元素。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感，促使人们形成传统体育文化自觉，继而实现汨罗龙舟传承方面的突破。这就要求建立规范的传承基地、传承人保护机制，为民众了解、参与汨罗龙舟，形成自我文化自信提供必要土壤。其中，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灵魂与根基，对汨罗龙舟传统民俗活动的开展与传播具有关键性支撑作用。相关部门要尤其重视汨罗龙舟传承人的培养，不断地在岳阳市平江县、汨罗江沿岸村庄挖掘、寻找、统计汨罗龙舟文化的传承人，从中挑选出管理能力强、技艺高超者组建一支专业、年龄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通过该人才队伍对汨罗龙舟文化的再现与传承，能够实现汨罗龙舟文化的“系统性”保护，提升汨罗城镇居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度，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

（二）拓展传承主体，龙舟文化进校园

在推进汨罗龙舟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传承主体拓展是关键。而且，汨罗龙舟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具备进入校园的条件，是学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为了改善年轻一代传承者逐步减少，要积极推进汨罗龙舟文化进校园，拓宽其传承渠道。将汨罗龙舟文化引入校园，不仅能够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而且可以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一方面，学校可以组织龙舟制作、龙舟竞渡等实践活动，并邀请传承人作为技术指导和传统文化教师，从而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了解龙舟文化的历史渊源、技艺传承方式和精神内涵。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开设关于汨罗龙舟民俗文化的兴趣班、开发汨罗龙舟主题的传统课程，对具有汨罗龙舟兴趣的人才进行聚拢，对年轻学生进行文化熏陶。通过这些方式加快汨罗龙舟文化的校内传播，让汨罗龙舟文化在更多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是对其受众群体的有效拓展。当然，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除了学校之外，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也应给予重视和支持，与学校相互合作，形成宣传、组织汨罗龙舟文化活动的合力。

（三）强化龙舟特色，增强民众参与体验

汨罗龙舟特色形成于当地历史的长期发展之中，与当地民众之间具有情感连接。对龙舟特色进行强化，可以增强民众参与体验，提升他们对汨罗龙舟文化的认同度，激发他们对汨罗龙舟文化的保护意识。故而，推动汨罗龙舟文化传承的进程中，不能摒弃这些特色习俗，而应将其视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传承。汨罗龙舟文化所包含的一些特色习俗，如同文化之树的枝叶，为整棵文化之树增添着勃勃生机。组织汨罗龙舟文化活动的主体，要保留独特的船身装饰、激昂的鼓声、整齐的划桨节奏，以及那些富有地方特色的仪式，通过这些民俗元素让汨罗龙舟在民众心中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这些特色习俗的保留，可以彰显汨罗龙舟文化的独特性，增强民众对龙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同时，政府也应响应全民健身政策，放开相关政策规定，提升民众积极性与参与度，促进汨罗龙舟文化的大面积分散性传播。比如，通过龙舟制作大赛、龙舟文化讲座等，让更多的人了解龙舟文化，参与到龙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

（四）利用现代化技术，促进创新传承

在新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的融合发展背景下，信息传播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革，汨罗龙舟文化传承既要保留特色习俗，也要重视新传播方式的应用，实现创新传承。也就是说，进行汨罗龙舟文化传承工作的时候，要加强数字媒体等现代化技术的应用，使其传播渠道得到进一步丰富，从而提升相关非遗文化的传播效率。当前，汨罗市已经成立了汨罗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汨罗市龙舟协会等机构，有能力落实拓宽汨罗龙舟文化传播渠道的相关计划。这些机构可以发挥导向作用，引领相关参与主体以屈原爱国故事背景进行线上非遗文化传播。比如，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龙舟比赛活动、当地风土人情、屈原爱国故事进行线上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汨罗龙舟文化内涵、爱上汨罗龙舟文化。此外，相关机构还可以引领相关参与主体深入挖掘汨罗龙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将其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成为汨罗市的文化名片，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结语

总而言之，汨罗龙舟文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与传承工作是极为重要的。政府、学校、社会乃至学术界，将其作为共同事业来对待，从而形成汨罗龙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合力。在新时代背景下，这份事业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冲击，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相关参与主体要重视民族特色的保留，传播方式的与时俱进，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汨罗龙舟文化。同时，汨罗龙舟文化传承也是涉及基层传承者的，及其耗费时间与精力的长期工程，需要多方推进，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推进传承人培养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参考文献：

- [1] 史中钰. 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非遗文化的传承保护[J]. 中国民族博览, 2023(23): 54-56.
- [2] 丁海霞. 群众文化建设与非遗保护的有机结合研究[J]. 中国民族博览, 2023(23): 63-65.
- [3] 黄永林, 程秀莉. 保护传承各民族非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6): 41-50.
- [4] 李艺萌, 李传印. 龙舟竞渡中的先贤崇拜渊源及演变[J].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23, 38(06): 61-64.
- [5] 刘楠滨. 体育非遗视野下汨罗龙舟竞渡的数字化保护研究[C]//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第十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集——书面交流(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湖南工业大学; , 2023: 1.
- [6] 郑斌, 郭先航. 传统造物视域下汨罗龙舟设计美学研究[J]. 创意设计源, 2023(04): 39-45.
- [7] 谢玉洁. 龙舟经济, 何以乘风破浪? [J]. 科学大观园, 2023(14): 72-75.
- [8] 张为. 龙舟故里游客嗨翻了[N]. 岳阳日报, 2023-06-27(003).

本文系基金项目：2023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课题（项目编号：23B1062）。